救亡日報

沫若

本報已呈請黨政機關登記　【第一三零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劵

社址　廣州長壽東路五十號
電話　一六四五二
報價（國幣）零售二分　一月五角　三月一元四角　半年二元六角　全年五元（郵費每月一角五分）
廣告刊例（實價國幣）（一）報名兩旁每日每方五元　（二）三．四版第九格每格各三方每日每方三元　（三）中縫前後各五方每日每方二元　（四）新聞版另議

虎標萬金油
前方將士需要牠
戰區難民需要牠
總動員時的生力軍
民衆康健的保護者

INTERNATIONAL HERALD
國際英文選
旬刊　創刊號出版　柳仁編
——要目——
日本政府的後台老板
日寇害怕經濟制裁
中國從失敗中獲得勝利
世界學聯第二次國際
代表大會報告錄
爲大中學校英文課提供戰時教材
發行　新知書店
廣州：教育路名賢坊三號
漢口：江漢路聯保里十六號

讓敵人在孤立中滅亡

潘漢年

本報特稿

「我們保加利亞，瓦爾那城的幾個同志，爲了你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偉大鬥爭，向你們——全中國戰鬥的朋友們，致以戰鬥的敬禮！日本帝國主義企圖剝奪你們的自由，奴役你們，而你們以英勇堅決的鬥爭回答他們。東方的戰士們，向全世界表示：你們寧可戰死，決不肯寬容那些屠殺你們父母兒女的劊子手！忠勇地作戰到底吧，全世界的大衆是緊緊地站在你們的背後，……」

上面的這封信，是現任共產國際書記特米特洛夫的祖國——保加利亞，瓦爾那城的格列郭洛夫先生用世界語寫給中國的戰士們，鼓勵我們戰鬥到底。

我們是爲人類正義而戰，我們是爲要求自由解放而戰，所以全世界一切被壓迫的人們，都是我們的後援。格列郭洛夫先生鼓勵我們說：『全世界大衆是緊緊地站在你們背後』，一點也不算虛謊，誇張。我們抗戰七個月，全世界的同情呼聲，日漸普遍，而且各國人民已有不少實際具體的援助，國際無產階級在不斷的進行抵制日貨，不運日貨的鬥爭。各國中產階層廣泛的醫藥募捐，救濟難民，退伍軍人及一切專家不斷向我軍投效。一切反侵略反法西斯專橫的知識份子，在聲嘶力竭的爲我們宣傳。美國共產黨負責人之一 gen es M Fora 佛特在列寧紀念日，曾經打一個電報由中國共產黨的新華日報轉給孔院長，內有：『…… 對爲民族之自由獨立而堅決抗戰的英勇的中國人民，致熱烈的敬意。我們誓將加培努力，組織進步的美國人民，援助全中國人民團結一致的偉大抗戰：』等語。國際反侵略大會已於昨日在倫敦舉行會議，將具體討論如何進行國際上抵制日本帝國主義與援助中國。……這些同情的呼聲與行動，證明我們有全世界人們的後援。

我再舉一個例罷：瑞典的首都，有位鐵路工人，是瑞典勞動黨黨員，他趴俄爾遜，在一封公開信上表示：『……我用極大的關心，注視着中國的中國人民的鬥爭。日本法西斯魔鬼進攻愛好和平的中國人民，並且屠殺孩子婦女們，業已遭受中國人民英勇的反抗。只要中國人民能够團結一致，抗戰到底，這個戰爭無疑義會帶給中國以自由幸福，而給侵略者以毁滅！』試問這種國際工人的同情呼聲，在我們的敵人那一面有可能得着嗎？絕對不可能，他們所遭遇的是廣泛的咒罵與唾棄。

阿根廷有個同情中國抗戰的梅卡達先生，向我們要求多寄一些新聞，刊物，畫報，照片給他們，他說：『這樣我可以更有效廣泛的傳播日本帝國主義的蠻行，讓它遭受全世界的唾棄』。是的，日寇的殘暴行爲，國際人士無不『唾棄』，然而我們在國際間的宣傳太薄弱了，阿根廷梅卡達先生的要求，應當引起我們的警惕。

我們的抗戰，不僅有國際人士廣泛的後援力量，即日本帝國主義國內的勞動者，農民，士兵，他們是一樣的在仇恨日軍閥的法西斯暴行。被趨使到中國來的軍隊，士兵不穩現象，日漸增長，昨天南京日軍有譁變的消息，日本國工人農民智識份子反戰運動逐漸擴大，每天日本警察四出逮捕，並不足以鎮壓反戰運動的展開。我們記得東北抗日聯軍與日寇作戰，日軍自動拖槍譁變，齎送軍火給中國軍隊的故事，常有所聞，甚至爲了不顧意爲日本軍閥趨使，不惜流血犧牲。這些敵人自身內部的矛盾，在我們抗戰持續下去的時候將依時加深。可是對敵軍的宣傳鼓勵工作，對敵軍俘虜工作如果加强改善，我們的收穫將更要增加。總之，敵人侵略的延長，孤立的厄運愈深。我們抗戰的持久，後援的力量愈大。一切文化同人們，一切長於國際宣傳的朋友，加緊我們的工作，讓敵人在孤立中滅亡。

廿七年二月十二日廣州

有我軍一萬五千人，此次敵軍在平漢線作戰目的，在與津浦路南段之敵軍夾攻隴海路，而以鄭州爲目標。

我軍反攻部隊，昨日（十一日）在機重炮掩護下，分頭進攻富陽。杭州，已在富陽杭州間之閑林一帶展開血戰。杭州敵軍因情勢危急，在城加緊作巷戰準備，惟數度被我空軍轟炸，工事隨建隨燬，現敵雖不斷從杭州方面遣兵增援富陽，企圖頑抗，惟城內敵軍各重要人物，均已循滬杭路後退，有於必要時棄城逃竄之勢

戰事報導

蕪湖大官山敵陷我重圍

蕪大官山至白馬山一線爭奪戰，於十一日上午起逐漸擴展，入晚以後，我援軍由繁昌開到，乘夜向敵猛烈逆襲，一路由白馬山南麓向山峯仰攻，一路分三隊抄擊大官山，我各路與敵繼續交綏至今晨，白馬山南我陣線，已趨穩定，大官山之敵，亦已陷入我軍力控制中，白馬山大官山間敵聯絡，被我擊斷，我現向敵各個擊破。

淮南我軍向鳳城進襲

淮南敵軍侵佔地區，現縮小至蚌埠，鳳陽，定遠等縣境內，我軍現乘勢壓迫敵向鐵道線撤退，集中消滅，鳳陽西郊十二晨已有我突擊部隊向鳳城進襲。

彰德之敵軍向渦陰大舉進攻，我敵兩軍現激戰於渦陰之北，萬福麟部担任最前線作戰，渦陰

反侵畧大會昨在倫敦開會

國際反侵畧運動大會，昨日已在倫敦開會，有四十國代表參加，世界著名人士及團體均來電熱烈响應，表同情中國，宋慶齡女士因未及參加，由顧維鈞氏代表，美國史訂生氏來電主張反日經濟絕交，宋子文蔣夫人均有長電，表示中國決心；朝鮮民族同盟會亦發宣言，謂日帝國主義爲世界和平公敵。又大會中國分會已改組，由宋子文氏任主席，邵力子氏副之。

我空軍飛京炸燬敵艦

我空軍新式重轟炸機十架，在戰鬥機八架掩護下，昨日傍晚在雨雪中出動，未幾我機即在南京下關江面上空出現，該處泊有敵驅逐艦三艘，淺水砲艦五艘，我空軍以敢死隊姿態，向敵艦作集體轟炸，隨即分爲兩隊，向該八艘敵艦猛施轟炸，八艘敵艦中被我燬三艘，二艘受傷頗重，全艦粉碎，隨即沉下，艦上員兵計約二百五十餘人，殆已盡死於水，餘一艘則頭部與烟突均被傷，艦首大部分已陷入水中。

抗戰發動後崩潰前夜的僞滿

經濟開發完全停頓　僞軍反正响應抗戰

最近津泰晤士報載有一文，題爲「在滿洲國」，述日人統治下東北狀況，及抗戰發動後該地之影響等，極爲精詳，亟移譯之如次：

自從所謂「支那事變」（按指盧溝橋事變，譯者註）開始之後「滿州國」似乎就完全不爲世人所注意了，這地方寂靜得怕很難看出眞在發生着甚麼事情，二則因爲所有由這里發出的消息，都受過嚴厲的檢查，這地方的旅客，都受過苛酷的盤詢，以前之突飛猛進驚人之經濟政治侵略建設，完在突然停止，渺無信息，蓋日本資本每年流入，事變前每年達二萬萬元，今已完全停頓，此項資金因需要緊急，已移作別用矣，即南滿鐵路，據聞亦已日見困窘。僅賴舉債以爲維日常費用，前此赫赫一時之托拉斯所屬之撫順煤礦及其他龐大之附屬事業，現在也都被關東軍部掌握了去，過去這些事業里的經理監督等職員，現在也都被迫著上軍服聽關東軍參謀本部的經濟專家的命令，執行職務，事實上「滿洲國」已經很快的由平穩前進的商業社會改成武裝的軍事根據地了。商業貿易，大致很冷淡，一則由于苛稅繁增，二則由于種種入口貨限制極嚴，金融統制法令極苛。所有建築及一切建設工程，皆已停工，與僅一年前之熙熙攘攘情形相較，旅客當不勝感其冷落

東北中國人雖不時默默祝禱中國勝利，熱望由祖國傳來喜訊，然大部多抱悲觀，所有寄入報紙信件，甚至廣播，檢查如是嚴密，一般民衆除由日方得來之宣傳消息外，極難得知方在發生之事件眞象。東北人民抗戰情緒在高壓之下，苟有機會不難爆發，然隨時隨地，率多潛蹤，自「支那事變」以來，「滿洲國」軍，曾發生三次大變，高舉義旗響應國軍，一次在瀋陽近郊，一次在舊中東路，一次在熱河，但不幸皆被日軍鎮壓平息，「滿洲國」軍已有三萬餘人，被遣入關，駐守冀東察綏各重要都市及防衛交通孔道，昔日俄戰爭之際，日人詭口稱中國兵士推心置腹與之合作，共同在前線作戰，今日則實爲夢想矣。

本報徵求基本定戶一萬份

本報自革新以來，消息靈通，紀載翔實，論著精確，編排新穎，早爲讀者稱許，現爲推廣起見，特徵求基本定戶一萬份，凡自二月十一日起至三月十日止，訂閱本報者，特價優待。

◎定閱一年計收國幣四元二角
◎半年計收國幣二元七角
◎三個月計收國幣一元六角

市外每月加寄費二角

律師鄭國屏公告

本律師現受任香港朱中興藥行粵局常年法律顧問除依委託範圍爲其保障適法權益防禦非法侵害及簽送受任證書外並承囑託代爲下列聲明（一）嗣後該行商號商標及發行之普濟水暨罫紙藥韓等如有人模仿僞冒或販賣僞藥者即代爲依法訴究追賠決不寬恕（二）該行前在本市及海內各地過去設立之總代理處經於粵局成立前一律撤銷茲將鄭重宣佈期使社會人士益臻明瞭但其在廿七年一月一日成立訂有合約者不在此限又前經粵局設立之海內各地臨時試辦總代理亦一律撤銷

事務所廣州市惠福東路惠新西街廿七號

廣州版十日合訂本第四輯準十四日出版

高舉起反侵畧的火把

各界響應國際反侵畧運動　火炬大巡行及其它

自從國際反侵畧運動的義旗高高地舉起之後，立刻得到偉大的响應了。廣東各界响應國際反侵畧運動大會曾發動反侵畧運動的宣傳週，在七天的宣傳日中，把於在宗教，文化，青年，婦女，農，工，商，學，傷兵，難民做了牠的對象，這個宣傳週完了，該各界反侵畧大會決定於本月十三日下午七時舉行一個萬人以上的「廣東各界响應國際反侵畧運動火炬大巡行」並希望各界人士踴躍參加。參加者自已預備旗幟依時到中山公園集合，整隊經惠愛路，折入漢民路，轉長堤，六二三路，大同路，上九路，下九路，至豐寧路西瓜園散隊。

又於同日下午三時，廣東各界響應國際反侵畧運動大會發動「響應國際反侵畧運動民衆大會」。地點在中山紀念堂。屆時希我民衆踴躍參加。該會爲喚起民衆，響應國際反侵略運動之情緒，並發展民衆講演天才起見，定十三日下午二時起，在中華北路省立民衆教育館禮堂，舉行演講比賽。屆時並邀請文化界名人，群衆的導師担任批評。

敵寇知道我們的力量

—大中學生鄉村服務團報告—

二月三日晚上，我們鄉得接香洲防軍通知，令各鄉壯丁到香洲聽分派放哨。當晚我們鄉—觀涌—派出十名，到步立即出發，由神前至香洲一帶地方。

是晚，大小共六艘敵艦遊弋海面，有兩艘整夜用探海燈照射海岸，並無異動。

次日黎明，突發現已壞敵水上機（早日被我高射砲擊落香洲海面的）二架，側浮觀涌鄉海面近岸的小孤山｜卅仔｜旁邊，我壯丁隊速派傳令友才去香洲報告，促令防軍即派軍隊到防，並令防軍搜查機上，沒有人員，獲敵人武器用具計開：1.手槍兩枝，一註明安火，十四年式，十八號等字樣，一註1747字樣；2.廣東省中山縣地圖一幅；3.速度儀器一具；4.千里鏡一個，寫着人盛目日本光學3939等字；5.昭和十二年八月製的九六式着水照明炬彈一個，約二十五磅；6.黃色長筒皮靴五個。

當時，有敵機飛至，投下毒氣彈兩枚，落水冒煙，同時，用機關槍協同淺水艦來取壞機，被我壯丁與防軍用步槍還擊，一時槍聲卜卜約十五分鐘左右，敵知我有備，即行退駛，至距舟仔約數百米突，發動小鋼砲轟我陣地，我無還槍，又停下暫成對峙狀態，時十點鐘。

一時之後，又有較大砲艦兩艘駛來，開四寸口徑大砲攻我陣線，約四十响炮燬觀涌及涌口村民房十餘間，狀甚悽慘，沒傷人，殘機卒被取回。

是日下午三點鐘光景，敵機一架，向香洲投燃燒彈兩枚，一落鎮中心區，一落茅屋地區，同時發砲和機關槍攻擊，頓時火光觸天，焚燬茅房兩間，傷三人，四時半戰事始停，敵艦即向澳門駛去。

此次敵人來攻，我方砲火欠缺是一件憾事，漢奸衆多燬斷交通線亦是失敗之一，深望政府當局加以注意。（黃秋帆于觀涌鄉，四日）

上海學生留港同學會工作

上海學生留港同學會爲在香港特殊環境下以新姿態出現之救亡團體成立以來工作頗爲積極深得香港僑胞之贊許該會爲謀與國內各界聯系起見除去月特派該會常務理事夏傑華君來省拜訪本市各救亡團體藉資聯絡外現更特在香港設『全國學生交通站』藉以溝通各地學生團體關係與便利各地學生來往及供應各地學生情報云。

繪畫界到農村去

待望已久抗戰畫展會業於昨日起在長堤青年會公開展覽，參加出品者有粵港滬名畫家三十餘人，作品包涵水彩畫，黑白漫畫，木刻畫等三百餘幀，並有新從漢口寄來之抗戰宣傳漫畫四十餘幅同時陳列，各畫表現抗戰情緒揚溢紙外，頗得觀衆好評。

又該會欲得各界人士之贊助及擴大救亡宣傳起見，特於前十一日先行預展，並於下午四時在青年會圖書室內開會招待各界來賓，計到會者有鍾天心，任畢明，楊邨人，祝秀俠，左恭之，任啓珊，尚仲衣，潘漢年，廖承志，夏衍等八十餘人，並由郁風，魯少飛，黃苗子，張諤分別招待。並首由郁風說明此次抗戰畫展之意義及由魯少飛報告全國漫畫界活動情形，後由到會來賓相繼發言，對此次出品均感滿意。鍾天心謂圖畫宣傳乃抗戰中最好之一種工具，中國農民佔全人口百份之八十以上，其中不識字者最少佔百份之九十，要喚起不識字農民的民族意識和抗戰情緒，圖畫是最有效的一種宣傳方法，我們過去不能澈底深入民衆，是我們的努力不够，希望大家起來更努力些。廖承志先生認爲這次出品的問題材能抓住抗戰時期的重要性，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圖畫的題材及作風能更大衆化則收穫也是更大的。最要緊的要使一般的農民能了解圖畫的內容，在農村裡有很多特殊的習慣和作風的，我們要把大衆所看見的，日常應用的作爲題材，再加上我們所需要的內容進去，在抗．到底的要求下，我們把圖畫變成一種宣傳的工具一定得到更大的效果。潘漢年先生說：抗．以前我在上海大新公司所看的展覽會和現在的出品一比，已經成了兩個東西了，而且是成了歷史的東西了。那裡面有些畫是描寫綏遠的，但是從綏遠回來的朋友看了也祇覺得那些不過是一種技術而且是軟弱的，對於民衆沒有什麼影响的，現在的漫畫已經跟着抗戰而進步，而不是爲藝術而藝術或者爲藝術而劃畫的了。抗戰以前的畫家，是爲着自我的宣傳，但抗戰以後，那些劃龍劃虎．徐悲鴻先生之流已經是無聲無色的不見了。現在你們大家生活都市裡．要把作品拿到農村去宣傳，你們應該走到鄉村去，學習並熟識他們的生活，同時還要教育他，培養新的幹部使一般的農民的能帮助抗戰增加抗戰的力量。任畊先生說：我要說簡單實際的工作，希望你們做簡單實際的話，也打東洋人的故事，因爲我看過這故事的小畫本，你們與其花了很多的銀錢印圖畫的範本，還不如把它拿來印小東西的好，譬如香煙裡的小畫片，這是很可利用作宣傳的。同時花樣不要太多，要簡單明瞭，要使他們能有深刻的印象。大家發表的意見很多，而且都是集中到作品大衆化的問題，繪畫界到農村去也許是希望青年畫家的努力和實現的。（文津）

時論

論津浦戰局

當着敵人攻陷南京，杭州，濟南以後，敵人的戰畧中心，是在打通津浦，奪取徐州。但是爲什麼延遲了一個多月，津浦線上的戰爭，才達到現在的緊張程度？這一方面是由於我津浦線上作戰部隊的英勇，尤其是津浦南段的扼守，與魯南反攻的勝利，以及敵人調動和補充兵力的困難，另一方面是由於敵人在南京既陷之後，企圖用政治陰謀，降服和分裂我國，以擴張其軍事上的勝利。如果說，在南京陷落以前，敵人政畧的重心，是在軍事上迅速佔領華北與京滬，則南京陷落以後的一個短時期中，其政畧重心却在以政治陰謀企圖降服和分裂我國。但我全國抗戰最高統帥的決心和宣言，我廣大軍民的團結和堅持，已經給了敵人的政治陰謀以決然的回擊，而敵人樹立新的漢奸政權的企圖，亦因爲全中國人民的反抗，和中華民族自尊心的影響，使敵人意想中的漢奸政權與漢奸部隊，始終不能組織，這就不能不使日寇重新加緊其在津浦線上的軍事進攻。

日寇打通津浦奪取徐州的軍事企圖，可以有兩個：第一個企圖，是將佔領徐州，作爲最後的完成其擴大了的第一期作戰計劃，即是說，敵人企圖在打通津浦後，先致力於聯系華北與東南，和鞏固其沿海的佔領：第二個企圖，是將佔領徐州作成敵人第二期作戰計劃的開端，以便繼續進攻鄭州，包圍武漢。敵人究竟傾向於那一個企圖，或者兩個企圖都不能實現，則要看戰爭的發展來決定。我們的戰畧方針，顯然的，既不應容許敵人第二期作戰計劃得到勝利的開端，也不應容許敵人結束其擴大了的第一期作戰計劃。即是說：既不應使敵人奪取徐州，重複奪取南京前後的形勢，也不應使敵局奪取徐州，僅僅造成攻下太原後的形勢，而應造成津浦戰局無法結束的新的形勢。

日寇打通津浦奪取徐州的作戰計劃，估計其將以切斷隴海路迂迴徐州爲中心，目前敵人正以其十萬以上的兵力，從津浦南北兩路，向徐州進攻，南路以占蚌埠，並分一部回向合肥進攻，但其主要企圖，似仍在迂迴渡過淮河，向宿縣和蒙城前進，以便從碭山蘭封之間截斷隴海路；北路在津浦正面受我軍阻止後，企圖向我東西迂迴，以便與其南路配合陰濟寧，截斷隴海，並隔斷海涂交通，陷我徐州於大包圍中。配合着這一主要進攻方向的，敵人正在加緊其在綏遠寧夏的騎兵飛機和特務機關的活動，特別加緊其對廣東沿海以海空軍的脅和嘗試，想從西北和華南最遠的距離處吸引我國注意力，分散我國兵力，並準備新的第二期進攻計劃中的兩翼迂迴的佈置，也許在近距離的配合上，特別是合肥向信陽一路，更會有敵人的積極動作，以直接牽制我津浦線上的作戰部隊。

因此，針對着敵人這一作戰計劃的估計，我軍作戰計劃自不應也不會以專守徐州爲唯一的作戰中心。不錯，徐州是一個必要堅守的戰畧支點，但已涂州絕不同於南京，其所以應成爲必守的戰畧支點的，是在以此支點，調動敵人，箝制敵人，消耗敵人，以便配合廣大的野戰軍，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以便利於深入到敵人後方翼側的挺進軍，截斷和打擊敵人，以便影響和推動我津浦沿線沿海的羣衆的游擊戰爭的發展，以便作戰區利用這一時機，實現配合行動的勝利，最後，並便於爭取時機，準備新的軍備，好進行保衛武漢和決定勝負的戰鬥。

從這個方針出發，我們要全國民衆，對於津浦戰局的估計和認識，不要以專守徐州與涂州戰事的得失，爲津浦線上全戰役的許價，更不要以涂州戰事的勝負，對整個第二期作戰計劃，表示歡欣或失望，而要放大眼光，把握全局，認定津浦線的戰役，雖是目前抗戰全局中一個主的方面，但是爲求得這一個戰役的勝利和持久，須要從各方面來努力，我們提醒大家注意：

第一，我們應認清堅守徐州這個戰畧支點，是爲配合野戰軍作戰的，它所負的是箝制的任務，進攻的任務，是在野戰軍身上，第二，我們第二期作戰計劃，是要在運動戰中，不斷的消滅敵人一部或大部的，並不是現在就一下子與敵人進行全面的決戰，所以，津浦戰場上的野戰軍，是要如生龍活虎一般，尋找敵人弱點，主動的大量的消滅敵人。第三，我們希望，深入到敵人的翼側後方的挺進部隊，能堅持在那裏作戰，使敵人進攻的部隊，後方隔斷，得不到糧秣彈藥汽油等等的補充，這是持久戰中最有力的配合動作。第四，爲要使津浦戰局持久下去，我們希望，蘇魯皖豫地區的民衆，在戰區的統一軍事政治領導的指揮之下，能迅速的組織和武裝起來，發動廣大的游擊戰爭，這是最能使敵人疲憊，躊躇，分散和遲滯其深入的。第五，我們希望其他戰區，能在最高統帥的統一意旨之下，迅速的採取最有效的積極動作，做成抗戰以來所沒有的全國戰場上的最高度的配合行動以抑留和調動敵人的兵力。第六，我們亦望全國不要忽視敵人對於西北和廣東的嘗試行動，這是敵人預放的兩個蟹螯，我們應該乘其兵力未備，進攻未定之機，給以堅決的回擊，驅逐其對於西北和華南的試探，以鞏固我們大陸和海上的交通。第七，最後，我們更希望對於保衛武漢，鞏固後方的工作，不要因爲津浦戰事的勝負，便遲緩或緊張起來，我們要更加抖擻精神，爭取一刻却不能緩的時機，團結我國全民族的力量，建設新的軍備，以便不論津浦戰役有任何進退，我們都能準備起新的反攻的，決定勝負的力量。（轉載漢口新華日報）

從徐州說到廣州（上）

雷賓南

徐州爲江蘇北部重鎭，位於津浦隴海兩鐵路之交點，在目前中日戰爭當中爲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所在地，在歷史上稱爲四戰之地，又爲古今來用兵必爭之地，可是它本身無法可守，四面受敵。具體地說，東面敵人海軍可由連雲港登陸，北面日軍已由泰安，兗州，正向魯西進攻；南面自首都失陷後，敵人沿浦口沿津浦路北進，現時正在和我軍作戰於臨淮關及明光一帶。至西面雖與東南北三面形勢有點不同，但如果濟寧一失，金鄉，魚台，荷澤又失，由此數點南行，敵軍可由隴海線上截取歸德，蘭封，開封各城。再向東進窺徐州。況且現代戰爭不同往古，因爲它已經變爲立體戰爭，於是前爲四戰之地今有飛機從天空襲擊，更成爲五戰之地了。由此看來，我們知道徐州的形勢極其重要，却是它本身不能固守。倘若要守徐州，東面要加意防備敵兵登陸；北面固守兗州，沂州，南面守巢縣，和縣，合肥，以至鳳陽，臨淮關一帶；西守歸德，潁，亳，壽，三州以至鄭州，信陽一帶。原來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與最高軍事統帥部都覺得第五戰區全區很重要。因爲這區包含大河以南，大江以北，大海以西，平漢線以東，其前途關係至爲重大。若一旦徐海要塞陷落，甚至全區不守，敵人可由北而南，打通津浦線，由東而西，打通隴海線。於是，北據鄭洛，許昌，南侵信陽光黃，武漢勢將成爲危地了。故在第二期抗戰開展當中，第五戰區實首當其衝，而徐州實爲重要軍事據點。唯其如是，整個戰區我們必須用堅强的力量，支持作戰最久的時間。在一方面我們要努力從事練兵選將，整理原有軍隊，在別一方面，我們要發動廣大羣衆，奮起救亡。我不是軍事家，對於怎樣去配備軍隊，怎樣調兵遣將等問題，不能多說，我祇將身歷其境而參預動員民衆的事作一報告，從原則上說，我們知道這次戰爭與從前的一切內戰，絕不相同。因爲現在爲國際戰爭，中日兩國度對立作戰。於是，依現代戰爭學理講，雙方不能單純靠政府與政府打仗，而是整個民族戰爭。我們對付侵略者不能全靠國家現有的一二百萬軍隊，却要靠全國的民衆總動員。民衆動員的數量越多，勝利的希望越大，多量的機械準備，不及多量的民衆動員。動員民衆多一個，支持抗戰的前途希望便多一分。所以我在報張上看見廣東有全省民衆動員和民衆抗日自衞團的報告，非常喜歡，因爲我在徐州有六個星期，所做的事便是參加第五戰區動員民衆的工夫。我認定在民族抗戰歷程中，民衆動員最爲重要。可是，爲着動員民衆，文化界和敎育界必須熱烈地參加。記得去年在暑假北上程途，經過廣東時，伍庸伯先生約我對青年講話，我就國防上立論，便以沿海動員民衆自衞爲討論中心，迨至「八一三」上海戰爭開始，我就到上海約同敎育界同人商量戰時民衆敎育方案。九月中旬，我到無錫敎育學院，便以是爲敎。十一月中旬偕一班學生到徐州去投効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亦無非以是爲貢獻。我們深切地相信：要實施持久戰略及消耗戰略，必須動員民衆；要動員民衆，必須先動員知識份子。於是集合第五戰區青年，加以訓練，使他們對民族抗戰有認識，幷使他們領略抗戰期間的軍略與政略，然後派遣他們下鄉工作，以收步驟齊一的効，實爲必要。至其名稱嘗經過四次改變：最初爲戰時大學，其次改稱戰時青年訓練學校：再次改稱爲第五戰區戰時青年服務訓練班：最近則改稱第五戰區抗敵青年軍團。但不論名稱怎樣改變，目的總是一樣。就是把知識份子，盡量集合，盡心訓練，務求得一個抗敵的動力，使散佈于第五戰區範圍內之城鄉間推動民衆，在受訓練之後。使他們到區鄉鎭保甲的組織中，去從事活動，而成爲其核心。關於組織方面，李司令長官總理一切，張任民先生爲主任，我忝爲其敎育長。敎育長下，設政治敎官軍事敎官若干人。關於敎育內容，分設兩大部；一部是軍事敎育。一部是政治敎育。（未完）

山東西北民衆工作的開展

正一

（一）這里也有這里工作的難處：

水旱成災三十里，縣官催租如火急，「壯志凌雲」中的歌子，正好呼出了魯西北角民衆的實況。我活了七十二歲，從來沒見過今年這麼大的水，連鍋帶灶都冲去了，上大家都逃荒走啦，七十多歲的鄉下老頭兒這樣說。我們拿什麼幹下去？廿七年度的糧，俺們家里自衞的槍，縣長都非逼着我們交上去不可！這位曾在鄉農學校受過軍事和政治訓練的小伙子說。土匪成羣結隊的假借縣長的名義到處借錢，借不到就搶，窮家小孩子睡覺的被都非帶走不可！又是一位紅槍會的首領說的。

老百姓直接受到的壓迫是：水禍逼得不能過活，地方官剝削的厲害，土匪擾得沒一刻安寧。於是，雖說日本兵已經到家門了，可是他們還未十分注意到！此外，最令人感覺困難的倒是一部有力的民間武裝，竟抓在那般「有錢有勢」的人手裡不放！他們利用這些武裝，（如鄉農學校壯丁，鄉中的自衞團等），作爲自己的工具，他們不會了解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也不懂國家亡了他們免不了作亡國奴一樣的受蹂躪！

魯西北確是聞名的多匪之區，土匪不但假借名義到處籌款，甚而拉起大家來攻城陷鎭，無形中作了敵人的先鋒。如冠縣，陽穀等縣都是被土匪攻陷，陽穀縣府且被匪燒洗一空。這麼大力量的土匪若是用在抗敵禦侮上，自然是最光明的路子，可是他們却完全消耗在自家人身上了。

這里的民衆工作是除了鼓動一般民衆起來爲保衞家鄉保衞祖國而鬥爭外，更要緊的是怎樣使那些有錢的人肯拿出錢來救國，使他明瞭不積極抗日而想保障其「有錢有勢」的地位，那是怎夢想！最大的工作是怎樣宣傳土匪使他們走上抗敵的光明大路？而脫離專吸自家人血肉的死途。

（二）憑什麼我們竟不怕這困難，

大水終于是落下去了，若是容得老百姓拿工夫來照顧，再加上幾場瑞雪，或許我們有一個吃飯的春天吧！遍野生長着深青的麥苗，大小村莊滿搭着我們土房子，鍋灶我們又按置好，我們的家鄉是我們用血汗自己建造的，當然還得用自己的血汗來保衞。混蛋的縣長刮完了地皮，看着敵人要來早就跑掉了，正好我們除掉了一個大敵，我們此時再不叫這樣混蛋的縣長存在，我們自己要產出好的縣長。土匪們雖兒，老百姓中的「會門」，紅槍會，黃沙會等——要起來跟他們算賬，非叫他們走到那條抗日的路子去不可，同時，我們真正民衆的隊伍，在司令的領導之下，正在和老百姓合作殺敵，驅逐一切民衆的仇人，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凡是欺壓民衆的都是我們的公敵，都非叫他們投降而變質不成，否則均以漢奸走狗一樣殲滅他。

（三）就這樣幹下去

再看：

這一塊地方甚而可以說是四面受敵了，報紙，雜誌……一切文化食糧都斷絕了來源。因此各鎭我們都派有政治服務員，他們可以編印一些抗敵新聞，發散一些抗戰的小冊子，和抄寫壁報。痛心是一切的學校都早已解散了。如聊城的師範和中學校，也就像別的戰區學校一樣，事先沒有設施國難敎育，沒有發動青年學子參加抗戰工作，因此至使一般國家的棟樑，社會的中堅份子，竟四散分離，乃至逃亡或是悲觀苦悶的埋在無聊的生活中。

爲了補救這一個重大的損失，所以我們在各處都來林立着民衆學校，學生不分男女老小，一文錢不要，敎育他們一些抗戰智識，政治認識，游擊戰術等。同時，我們常常在民衆學校裡來組織民衆，如抗戰歌詠隊，話劇團，宣傳隊，慰勞隊等都依次的在成立的工作着。

舊歷的新年就到了，我們發動着廣大的勞軍運動，我們要通過這運動，使軍民間的合作更密切，使英勇的抗日游擊隊伍更堅實，使民衆的抗敵政治情緒更高漲起來！我們先在抗戰日報上刋佈了一個發起勞軍運動的號召，民衆學校學生團組織起慰勞隊和募捐隊，于是，七十餘歲的老人九歲的兒童，都簽名在一個響應勞軍運動的名冊上而開始起工作來，但我們萬不能掩飾我們的弱點，最近我們竟發現了這樣一個事實，在某縣，因爲敵機轟炸了幾次，而最近仍常有敵機飛來，城里遂有一些人增加了恐懼，每天很早吃了飯便到野外去「躲飛機」，直到午後四點左右才回城，這麼可恥的事仍發現在這抗日最前線，不能不說是我們工作的不够。我們正想方法把他們集合起來，在他們這樣「躲飛機」的心理未克服之前，我們要盡量的灌輸他們防空常識和清楚的意識武裝。津浦線北段的戰事，在黃河南岸激烈之後，我們這邊游擊隊一連把高堂，恩縣等處的敵人殺得一乾二淨！前線上回來的同志竟得意穿上了日本官兵的黃大衣，坐在截獲的日本兵運輸汽車上，最引人注意的是活帶回來了日本兵，而這日本兵還大罵着日本軍閥驅他到中國來受罪！看吧，魯西北角上，在不久也許就有日本俘虜參加我們的救亡工作了！

（中國青年記者協會戰時採訪團第四團）

檸檬精
專醫痛症 快過打針
各藥房有售
社址：廣州市太平南路四十一號

燃起了救亡的烽火

關賢龍

—連縣通訊—

在街頭，貼滿了公演話劇「歡迎參加」的廣告。

——冇！唔賣揮嘅戲(不賣票的戲)去睇下都好！

從街上經過的人，都停停脚擠在廣告前。有的大聲的而除緩的唸着字，大家的臉上浮出笑容。

像經曾廣播電台播傳的麽那快捷，沒有多久，整個小城市，傳遍了「去睇戲」的聲浪。安閒沈靜的連州，今天是活躍起來了！人郡像晚潮樣的湧來，不算小的會場擠得快要膨脹了！會場里黑壓壓的，大家都睜着眼焦待着。

——燈火還未發哩！

原來只採用舞台燈光的，台下一直讓他暗黑。

眞忙壞了幾位佈置員。

在焦煩的氛圍中「瞿…………」的一聲拉開了布幕。人們漸漸地靜下來。幾千道目光都注射在舞台上。

「劈，劈，劈…………」鬼子兵將一群難民用機關鎗掃射。

「嗯呀！日本鬼這樣心狠呀！…………」觀衆裏傳出似凄惌而憤怒的呌聲。

當一個機警的難民從屍堆中爬起來拾起一枝漢奸的手槍追向鬼子兵放射時，狂烈的歡呌聲震動了會場。

兇惡的敵探偵出了工頭趙剛是秘密地領導工人做抗日工作的，於是闖進他家中想用金錢與手鎗來誘惑，威脅，趙剛接下錢僞作攷慮。

觀衆誤會了他，惋惜而痛恨地：「呵？有了錢就投降日本了嗎？也是個漢奸呢？」

突然趙剛抽出鎗「砸」的一聲打死了敵人的走狗，負着臥在病床上的母親奪去度流亡的生活。

「好嘢！」台下一片稱讚聲：「這樣才是個志士呀！」

正當鬼子兵要屠殺難民，情形十分危急的時候，我們的軍隊衝上來了，殲滅了鬼子兵，救出了這一羣苦難的同胞。

觀衆的臉這時由緊張轉爲歡快！

一位軍官向難民演講，聲音是那麽沉重而有力地：「唯有軍民聯合起來，才能趕走日本鬼子！」像鐘錶似的，打進了每個觀衆的心坎！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隔了大夥兒高唱着「義勇軍進行曲」。

後台工作的一二十位青年男女，也響應起來！雄壯的歌聲振奮了觀衆的救亡情緒。一直到觀衆退完場，救亡的吼聲仍不斷的播送出來。

請閱新近出版的
華中文化戰線的生力軍
抗戰日報
田漢主編
每份國幣二分
廣州救亡日報經售

解決人生三恨事

人生於世不如意事常八九縱遭困厄洗甲冀挽天河或有奇材十行難盡一目故五官百體稍有疾病則辦事諸不如意廣州十八甫光和眼鏡公司特聘光學專家用最新科學電機驗眼配鏡儘可爲君解決目力并創製兩種靈藥一爲光和蛇胆油選正金絲蛇胆製成與徒有其名者良有天壤之別此油功能走[illegible]通經絡內外可治遐邇知名一爲立止頭痛丹所有一切頭痛及胃氣痛婦女經痛等症一經服用其應如嚮收效之速令人拍案呌絕

廣州十八甫 光和眼鏡公司啓

大衆生路
第一卷第六七期合刋
出版目錄

大衆的話
爲廣州市七萬失學兒童請命……仲衡
大家起來作反侵略運動……苞鄉
德國政變與世界和平……英英
大家起來援助失業轉食的搾油業工友……凌鐸
哀悼錢亦石先生……黃[illegible]英
——抗戰——與——青年——
現階段的青年運動……林悠如
抗戰青年的政治路線……梁沅雲
長城在九江（學生救亡情報）……李成仕
勸工在雲浮……方子容
建立抗戰文化的據點……乘風
戰區農民動員問題……馮和法
敵兵反戰……馮玉祥

前鋒劇社戰時服務團公開徵求男女團員啟事

本社爲實踐鄉村工作加强抗戰動員力量特組織戰時服務團公開徵求男女團員長期派赴華南各縣巡迴工作團員除按月發給津貼外其他一切費用均由團供給凡願應徵者走取或函索章程並自即日起至十七日止每日上午九時至五時在本社舉行報名手續

社址：東山百子路一百號
電話：七零零二四號

文化崗位

答三個未見面的女同志

丁玲

征子，寒曦，沸沁女士：

你們的信，昨天接得了，算來日子不多，那大致還不會使你們很失望的。

因爲來信只讓我知道你們組織了一個戰地服務團，從昆明出發到長沙，現不能前進，需要人來組織訓練。自然希望我們供獻你們一點意見，不過在我不能十分明瞭你們內部的詳情時，我也只能一般的說幾句。下面是我的答覆。

從每天所收到的來信，從各地轉來的報紙新聞，從我們自已與各軍長官，弟兄們的談話，從我們所走過的十幾個縣，幾十個大小村莊的老百姓的情緒中，我們感覺着五個月來抗戰，雖說在軍事上有了些失敗，然而在抗戰中中國却有了很多的進步，不錯，的確還有許多事實不能一下滿足我們客觀上的要求，但回顧一下，我們的政府，和我們的軍隊，不都是已經向着國防的路上走嗎？中央軍在上海的犧牲能說不壯烈嗎？南口，涿州，忻口之戰，誰不是殺氣塡胸，慷慨救亡？致變國際之視聽。自然我們還有許多缺點，更沒有廣泛的開展羣衆愛國運動，組織民衆，尤以戰區要緊，然而是否完全受壓抑着的呢？我以爲不是的。現在誰都感覺得抗戰只靠軍隊是不够的，沒有一個人不感覺得喚醒民衆，訓練民衆，組織民衆之重要。譬如閻百川先生在山西就組織了許多決死隊，遊擊隊，軍訓班，現在又開辦民族解放大學。南方的詳情我不知道，但我想已經比過去好多了。我們現在做羣衆工作，最好多同政府聯系，口號以不提得過高，有妨於抗戰爲好。我們的工作目的，是爲了求得民族解放，爭取抗戰勝利的。我們自己首先應該更沒有成見。不偏於何黨何派，鞏固各黨的合作，幫助政府，用最誠懇的態度，幹最艱苦的工作，下最大的決心，如能這樣，一定可得各方的諒解，可以順利的進行，而抗戰的前途是有把握的。

最近我們編了幾個小冊子，有一本名我們在山西，大體都是寫我們的工作經驗的，或許可以供你們參考。出版後當奉送。

如以後還有什麼具體問題，請儘量提出，我們好商量。現在就這末打住吧。

敬禮！

丁玲 十五日於萬安。

更正：昨日本報第四版夏衍文最後一節，誤植太多，致意義不明，應更正如下：「我們不要非『中國的』而又非『大衆的』畫，因爲這祇能供少數『高等華人』的欣賞，我們也不要『中國的』而非『大衆的』畫，因爲這祇能供士大夫的把玩。『中國的』而又『大衆的』畫，才能担當抗敵救亡的使命。」

要求鄉村中的文藝工作者多寫通訊

琴斐

許多曾經在一塊從事文藝工作的朋友，回到鄉村去以後，還是經常的有稿子寄來，在緊張艱苦的救亡工作中，他們還繼續站穩着自己的崗位，這是值得我們敬佩的。但這裡有一個問題，要提出來的，就是住在城市裡過文化生活的時候，一些寫作的朋友都在嚷生活不充實，寫不出稿子來，事實上，產生出來的作品，（指發表了的以及未發表的，大部分還是空喊的詩。到了抗戰開始以後，他們或迫於生活，或出於自動，回到鄉村裡去，負起動員民衆的工作來了。照道理上講，他們回到了鄉村，在生活上是接近民衆，在工作上是深入民衆了。然而他們寄來的稿子，除了很少是報告實情的通訊之外，大部分還是空喊的詩，還是繼續着在城市裡過文化生活時寫作的方式。難道他們的生活，依然不充實，或者依舊沒有接近民衆麽？我以爲主要的原因並不在這裡，而是在他們的創作方法還沒有走上正確的路。換句話說，他們依然保持着受了一點刺激便呌喊起來的態度，沒有做到從實生活出發，以現實的感動性溶化在自己底作品裡，去感動讀者的地步。所以雖然是實踐了，還是產生不出充實的作品，發揮文藝積極地服務於抗戰的動力。

爲了文藝運動開展到鄉村裡去，爲了文藝更有效地服務於抗戰，我們要求鄉村中的文藝工作者，多寫文藝通訊。

文藝通訊是現實的報告；而且是最適宜於報告迅速變化的現實，從寫作者本身來說，可以從寫作中學習，描寫現實，拼除空喊的傾向。從効力上來說，他可以從大家眞實地了解鄉村的情形，民衆動員所達到的程度，牠的困難以及所受的阻力…………集中更大的注意，更多的精力到鄉村工作上去；同時牠對于鄉村中的救亡工作者以及民衆，還可以盡敎育的任務。所以寫文藝通訊並不是消極的文字工作，一篇能够具體報告鄉村的現實，提出工作中底嚴重問題，暗示其解決方法的通訊，在救亡工作的推動上，盡着很大的作用。

我們要求鄉村中站在文藝崗位上的朋友們，多多的給我們的報紙，雜誌寫文藝通訊。

（二月十日夜）

自衞（陳更作）

一日的奔波

丹尼

十四日陰雨，下午一時半，到芝家，談起了每人所認識的親友，地名和每日的工作分配——照我們工作的方式，後來才知道這完全不適用。這兒有很有趣的笑話：因爲我們現在尙留廣城的戚友甚少，數來數去，也不過兩三塊地方，眞是連腦海裡一些年老的影子也𢯎出來了，我們的同伴英，甚至她的同學的「媳婦」的婆婆，也被喊掘出來了，想着了一些不近情理的關係來，每次我們差不多都要笑破肚皮了。

到中國銀行碰了一個很大的釘子，人家把我們好像是來向他們討錢的，但在這裡我們也須解釋一句：靑年學生常有這個老毛病——那便是做事認眞，純潔，熱誠，既不要名，也不愛錢，但不注意客觀環境的對付，往往招來意外的氣受，不過我們並不因此抱怨。

從中國銀行出來，簿子還沒有半張發市，每人都很懊喪，我還安慰她們：我們不氣餒，還繼續努力去幹！堅却忽然怯弱下來說：剛才我說的某律師不去找他了，他也是很理智的，我極力想增强她們的信念，到底三人給我强力的說辭，感受了。

人家給我們的壓力，這在我們前進中，是極受障礙的；但我們必須堅强的克服它。我常遇着這種障礙；我常能衞破「硬幹，苦幹，」這些好像會把我的生活增强起來。

進某某人壽保險公司的門時，大家的心還有一點氣餒；但成績却出我們意外地好，我們每人的心上非常興奮，他們半件一件，都陸續的捐贈着，而且裡面還遇着一個本校第四屆畢業的同學，他特別關切對我們。臨別時還送我們到升降機前。

只在那一層樓上，便捐得二十多件。

歸途中，我們的心情不同先前一樣了。這增加了我們募捐的信心，我自己非常驕傲。

今天我們在工作中覺忘記了警報，不知道有無警報；何時來；何時解除？但現在開始感覺飢餓和疲乏了。

回來，照例登記，結賬，還對今天的工作檢討，和兩個問題，是調查中國銀行行長提出每件棉衣四角子的價格，（而現在每件是一元八角）——因爲如果這價格是眞，上頭的人在我們辛勞地爲前方將士捐得的棉衣中，還有這種卑鄙的自私行爲，我們全體女同學非向他們質問不可；二是前方將士既是要求我們民衆捐贈棉衣，爲什麼××不能領受我們的棉衣，而必須以金錢代替？——我們以爲這是不合理的。

明天很想找機會拼一些各隊的小隊長，聽取她們的成績和工作經驗。

工作之後，心緒非常興奮。我願意盡我的一分力量給我的國家。婦女要在民族解放戰爭中解放自己；但必須在抗戰中表現出來自己的力量。從此，在平凡渺小工作中，來開始負担神聖偉大的任務。

•白•薇•近•况•

作家白薇，自去年從上海到北方治病之後，即很少有作品和大家相見。記者在上海陷落之際，曾得着她一封數千字的長信，歷敍病苦和窮困的情形，希望能得到朋友們的帮助，只惜那封信當時交給董竹君女士轉寄別人了，現在無從公之關心她的讀者。昨天接到代石兄自福建來的信，內有敍到白薇的部分，茲特錄出報告給我們的讀者：「近忽接由××由閩垣轉來白薇的信，係發自華北某地，可是沒有通信處。信中字字血淚，不忍卒讀。還是在報告她病痛的消息。她說：只要能够跑路，一定拖病南來。……」這也許是個不很愉快的報道。但也由此可以知道我們的作家白薇，她雖躲過敵人的刀鎗，是怎樣地不耐失了自由空氣的奴隸生活。

華北的烽火

集體創作

第一部 前夜 （連載）（五）

沙汀

內政部于北來的時候，空氣最緊張，一連三天，晚初先生都親自把兒子從八里台强接回來，深防發生意外。忙忙打算暫時去租界里住。但一個禮拜過去了，那使鄰邦嫉視的離開北平了，暴動幷未發生，而晚初先生也就逐漸放心了。

可是現在，因爲那種焦灼與奮後所常發生的神經衰弱，他却從新𢤱心起來，于是感慨道：

「性命橫豎是握在別人手里的，聽天安命吧！」

「我問他作甚麽！」

「趁早收拾收拾總要好點，幷且，……」

他們的大兒子志俊，滿面紅光的從外面走進來了。這少年人在八里台南開高中修業，年約十七八歲，個子瘦長結實，身穿黑夾制服，他父開腿立在父親側面立着，用制帽煽着頭臉，笑問道：

「爸爸媽媽都好嗎？」

「你是走路回來的麽？」母親担心地問道。

「是走路，」少年回答着，一面在小妹妹搬過來的矮椅上坐下，「我們暑假里通要受軍訓例。」

「還受甚麽軍訓！你爸爸說要到上海去呢。」

「你們學校里聽到甚麽時局消息？」父親忽然問道：

「聽說已經在開始辦國還了。松井跑去向宋哲元抗議，也沒有成功，咱們現在連經濟合作都不能理，所以日本人近來着急的緊呢，王八的！」

「那麽你看怎樣呢？」他想試驗一下兒子的識見。

「這自然都是實在的，」那一个回答道，「不比前兩年了，大家只顧退讓；現在咱們要幹就幹。」

「你這些話只能在家里說啊，」母親警告說。

「二十九路軍官也快要到廬山受訓去了，」兒子繼續說，「說不定下半年咱們就會收回冀東。」

「你們年輕人總把事情看得容易啊！」父親帶着愛撫地嘆息了。接着又說：你去問問你尹老板看：就因爲甚麽國還受訓，日本人就快要下蠻幹了。」

「那就正好，至少也可以和他們拼一下。」

「拿甚麽去拼？內鬨子先就你爭我奪的。」

「現在是不同了。我不相信還有人敢于破壞統一。你老人家當原早麽，這個糟口劃匪，那个藉口防共，自己先就打的一塌糊塗，現在完全不同了。……」

接着他又談說了一些民間和國際的情形，臉面紅潤，眼睛因爍着的已不僅是智慧，而是一種驕態的希望的火花。那父親微笑着，雖然他幷不同意兒子的見解，輕幌着一下膝。他淡淡地插嘴道：

「中國人的事要做出來才上算咧。」

（未完）